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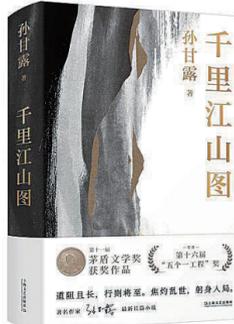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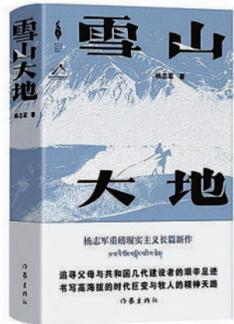
看文化

描绘时代的波澜壮阔

本报记者 谢颖

编者按

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揭晓。杨志军《雪山大地》、乔叶《宝水》、刘亮程《本巴》、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东西《回响》5部长篇小说获此殊荣。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展现新时代文学发展成就和思想艺术水平。本报记者采访部分获奖者,讲述他们的创作感受和思考。



杨志军:做生活中的一朵浪花、一棵小草

8月11日,作家杨志军长篇小说《雪山大地》获得茅盾文学奖。消息传来,他正在青海,酝酿着新的关于高原的作品。在获奖的喜悦和鞭策中,他也有着从零开始的冷静。记者问及新作的內容,他说,想展现草原牧民当下的生活。

青藏高原、时代变迁、牧民生活……从《环湖崩溃》《大悲原》到《海昨天回去》《生命形迹》,再到惊艳文坛的《藏葵》系列,以及此次获奖的《雪山大地》,杨志军的创作有着醒目的地标性意义。

对杨志军来说,青藏高原是他的第一个故乡,在那里出生,经历了童年、青年。“青藏高原养育了我,她给我的不光是生命,更重要的是精神”,所以,杨志军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高原情怀——“我的作品里有很多景物描写,比如这次的‘雪山’,又比如‘环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风土人情环人,自然地地理也在塑造人,让你变得跟它一样。这些景物就是我对高原自然文化的迷恋和认同。”

《雪山大地》讲述了父辈们的故事,展现1949年以后地处黄河源头的青海牧区发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汉族干部“父亲”来到沁多草原的野马滩蹲点,调查走访牧民的生活状况,遇见沁多公社主任角巴德吉,他让牧人桑杰带着“父亲”去野马滩,就此开启了“父亲”与桑杰汉藏两个家族、两个民族的生命传奇。围绕着他们的命运,一幅时代的历史画卷在苍茫的雪山大地展开。

杨志军在创作谈中这样写道,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到处都是处女地,只要你为它做过一件事,它就会认你是它的人;而你的回应便是:只要它为你提供过一夜的光亮、

一冬的温暖、一餐的饱饭,你就会认它给你的家、是整个故乡。大家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情怀:愿意为高原付出一切,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杨志军表示,《雪山大地》也想表达对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观照,这是自己忠于生活的一种创作方式,因为“在自己的几十年的生活中,不同民族之间就是这样水乳交融”。“在民族地区,经过长期的融合,人们不仅是互相尊重、友爱,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杨志军的作品中,这种表达不是落在纸上的具体字眼,但每一笔都会让人感受到情不自禁的团结融合。

杨志军居住的小区有一多半是藏族同胞,见面经常说藏语“乔得冒”(你好),他的一个北京朋友因此用“乔得冒”加上北京味儿的“您好”来打招呼,久而久之,身边的藏族朋友也这样说,大家其乐融融。“就像《雪山大地》中,汉藏两个家庭到最后已经完全不分你我,语言表达是心灵的投射,那些无意中说的话,实际上就体现了深层的认同。”杨志军说。

《雪山大地》同时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展现了青藏高原几十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杨志军看来,文学创作不是去空泛地表现时代,而是要表现时代的底蕴——生活。作家必须投入到生活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当你生活中的一朵浪花或者一棵小草时,你自然而然就会感受到生活的变化,你的作品也自然而然成为生活的写照,成为时代变化的符号。”杨志军认为,直面生活,时代感就会扑面而来,而这正是最好的时代感。

东西:向人物内心探寻

一桩凶杀案让女警察再咚咚穷思竭虑,追查真相的她同时陷入了婚姻的迷局。在长篇小说《回响》中,案件与情感复杂缠绕,一个个人物的身份、人格、心理逐渐揭开,直抵人性的真实幽深处……1998年,著名作家东西凭借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回响》是他继《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起刑侦案件与一场家庭婚姻双线交叠的悬疑故事。小说以奇偶章节叙叙两线,一条是融入刑侦推理与心理推敲,既呈现现实的复杂性又描写心灵的浩瀚。这是一部“创新之作”,并且与前三部相比,“在创新的路上走得更远了”。

“当代人的情感生活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事,这样的题材可谓司空见惯,如果写不出新意来,读者很难有阅读的兴趣。”这一次东西的创新之路是将类型小说和纯文学进行嫁接,用推理的壳来装纯文学之实,在推理悬疑的氛围下带动情感生活的描写,最终解决对生活、情感和社会的思考。

“嫁接”并不容易。从2017年初春到2019年夏末,东西一直在写这个小说的开头,一边写一边否定,一边否定一边思考。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对小说涉及的两个领域推理和心理比较陌生。为此,他采访一些警察补充刑侦方面的知识,向心理咨询师请教,并且读了很多相关书籍,足足做了10个月的准备。

“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写作的切入口,我这次找到的人口是通过心理投射写心灵的广阔,进而折射出现实生活。”东西坦言,表达时代和生活是作家的天职,但是如何艺术地表

达,便形成了作家之间的差异性。今年初,《回响》同名电视剧上线,引起收视热潮。电视剧由东西亲自操刀编剧,此前,他也曾担任过数部电视剧编剧。谈及文学与影视的关系,东西表示,通过影视让文学破圈,更广泛融入现代传播,是一件好事,能够扩大文学的影响力、挖掘文学作品潜能和空间。

据东西介绍,目前《回响》已被翻译成俄文和越文版,法文版合同已签订,其他国际版权也在洽谈中。今年3月,越南成立的中国读者俱乐部第一场活动就是做东西作品分享会,他在线上与越南的40多位读者,还有出版人、作家等进行了阅读分享,谈及《后悔录》《篡改的命》等作品。很多读者关心改变命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沟通等问题,与小说中的内容非常类似。“对人物内心情感的探寻,能够获得读者的共鸣,尤其让有类似经历的人融入其中。”东西表示,对于外国读者来说,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更有说服力,他也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阅读中国、喜爱中国。

此次《回响》获得茅盾文学奖,也实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在茅盾文学奖上零的突破。“这让茅奖的覆盖面更远了,对广西作家以及边疆少数民族作家是一个巨大的鼓励。”东西说,同时,这份荣誉也是对新生代作家群体的肯定。东西与毕飞宇、邱华栋、徐坤、李洱、艾伟等作家被文坛称为“新生代作家”,在他看来,这体现了文学的传承关系,从寻根文学到改革文学、先锋文学等,一代代作家不断传承和发展文脉,于时代变迁中关注生活、阅读生活,不断创作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作品。

时代呼唤大作品

——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

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协主办,每4年评选一次。自1981年创立至今,十届茅盾文学奖共评出48部获奖作品,在繁荣长篇小说创作、树立当代文学经典、体现时代文艺高度、推动文学事业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范围为2019年至2022年间在大陆地区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参评作品238部。这些作品体现了我国长篇小说创作怎样的特点?文学创作如何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本报记者就此专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

文化周刊:您对本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尤其是获奖作品有怎样的印象?

阎晶明:茅盾文学奖是中国作协主办的四大奖项之一,也是其中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奖。它对过去4年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了一次集中检阅,在优中选优中评出不超过5部的获奖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中,长篇小说无疑是最受关注的文学门类。每年出版的作品数量,是一个庞大体量,以万部左右为基本数据,读者的阅读量也大。同样一位作家,以长篇小说出现的独立作品,在发行量和阅读量上,都应超过其中短篇小说集。中国当代作家在题材、主题、艺术上的最新拓展与探索,最集中地体现在长篇小说创作上。这些因素相叠加,以长篇小说为评奖对象,得奖作品数量严格控制在5部以内的茅盾文学奖受人瞩目,就是非常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了。

今年共有238部作品参评。这些作品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各领域,可谓大江南北老中青齐聚。当然,在体现社会要求,表达时代主题,展现艺术风采上,最终的获奖作品更具代表性。

文化周刊:这些作品体现了当前长篇小说创作怎样的特点?

阎晶明:长篇小说创作的井喷状态远远超出预期,要从大量的作品里总结出值得关注的共同趋向,难度太大,不过,通过集中阅读,仍然能读出一些共同趋向和特征。近年来,小说家们集中强化地方性,在突出地方性的同时强调故乡感。所谓“地方性”,其实是作家本人的某种故乡情结,这种地方性不是使作品的格局变小了,而是更加自觉地在地方性中体现主题内容的时代性,以及艺术探索上的现代性。以地理名称作为小说名的作品集

中推出,这些地理所指,有大也有小,有古也有今,有虚构也有实指。比如获奖作品的《雪山大地》《宝水》,参评作品中的《野望》《北流》《本巴》《家山》《烟霞里》《凉州十八拍》《金墟》《白洋淀上》等等。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小说内部体现出的风格特点。杨志军的《雪山大地》浓墨重彩地反映了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青海藏族人民艰苦奋斗、发奋图强,使青藏高原发生沧桑巨变的壮阔历史进程,同时体现了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与价值追求。

乔叶的《宝水》是一部主题鲜明的作品,直接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小说的地方性最突出表现在语言上,通过大量加入更具活力的方言俗语,来强化人物故事所属的地方性特质。

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是硬核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又是极具故事强度的长篇小说,同时其叙述格调还拥有新鲜的、充满活力的、让人着迷的先锋意味。小说呈现的画面感、戏剧性,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紧张刺激的敌我斗争,散布其间的城市地标和纷繁意象,都使这部主题鲜明、立场坚定的小说呈现出多重的迷人色彩。

作家们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可谓丰富多彩。刘亮程的《本巴》是对民族史诗的现代性书写,既可见出深厚的历史底蕴,又能看到一个小说家丰沛的艺术才华。东西的《回响》则直接表现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生活的表层下,又可见人性的隐秘复杂。一部看上去不无侦破情节的小说,却写出了人性深度,引人深思。

文化周刊:从2019年到2022年,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对于时代的重大主题,您认为作家是如何捕捉和把握的?

阎晶明:时代要求文学要出大作品。大作品就是应该具有更多能够全景式反映一个时代生活面貌,体现出时代发展趋势,表达出一个时代人民的情感、观念变迁,体现一个时代的艺术风采的作品。要出大作品,这是一种呼唤,也是一种关切,更是作家艺术家的责任,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这次参评的作品中,多部作品体现出对历史长度、主题深度、艺术广度的自觉追求。这种自觉必将为更多更好的扛鼎之作的诞生打下坚实基础,未来更加可期。

文化周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文学来看,从长篇小说创作来看,您有怎样的思考?

阎晶明:根本上还是人民和生活,这是文学无尽的资源,也是文学最终的归宿和落脚点。“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近年来,中国作协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采取了很多积极有效的措施鼓励作家“深扎”,创作展示时代变革的作品。尤其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推出,有力地促进了作家深入生活、投入创作的积极性。我们的文学评奖,也都会把反映现实题材创作、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为评奖的原则,在这方面起到了较好的引导作用。当然,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都可以成为创作的题材,但最后要表达的主题,一定是要给社会提供精神资源,其内在应该是昂扬向上的。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对创作题材选择的强调,更是对作家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的期待与评判。只有这样,作家才能真正肩负起文化使命的责任。

谈文论艺

日前,北京老字号协会公布了第8批北京老字号评审结果,北京富连成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赫然在列,引起关注。

老字号指的是历史悠久,传承独特产品、技艺或服务、理念,取得社会广泛认同的品牌,具有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经济文化价值。

以弘扬“京剧第一科班”富连成办学精神与教育理念为己任的北京富连成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自2004年由富连成社缔造者叶春善之孙、继任社长叶龙章之子叶金森创办以来,坚持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整理恢复富连成传统剧目艺术特色、人才培养体系,打通戏曲文化教育传承官方与民间、行业与院校之间的桥梁,已成为业界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戏曲文化产学研综合体,不断为新时代戏曲艺术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叶金森表示,这是8批中唯一一家文化艺术类品牌的百年老字号。19年来,北京富连成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以全方位恢复富连成这一中国戏曲教育的金字招牌为生命线,以守正创新传统富连成社“不为个人发财致富、只为替祖师爷传道”的精神内核,以活态传承我国戏曲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为时代脉搏,凝聚起富连成叶氏家族成员以及富连成弟子、再传弟子共同组成富连成二代、三代戏曲文化传承人矩阵,完成了老中青相结合、场上与案头相结合的人才梯队建设,以文化自觉筑牢文化自信,共同打造北京戏曲文化的新坐标、新名片。

作为“京剧大师摇篮”的富连成社,成立于1904年,距今已近120年,是京剧教育史上办学时间最长、培养人才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所京剧人才培养机构,在20世纪30年代,有京剧界“黄埔军校”的美誉。富连成社共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韵、庆”八科近800名学员。其中很多大师级人物开宗立派,如侯喜瑞的花脸“侯派”、马连良的老生“马派”、于连泉(筱翠花)的花旦“筱派”、谭富英的老生“谭派”、叶盛章的武丑“叶派”、叶盛兰的小生“叶派”、裘盛戎的花脸“裘派”、袁世海的花脸“袁派”等。享誉海内外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少年时也曾在此“搭班学艺”“借台练戏”,吸取丰厚营养。

在叶金森看来,富连成社之所以能培养出这么多著名的艺术家,在中国京剧教育史上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得益于管理者严格教学、遵循戏曲教育规律、以京剧科班招生教学演出等多种人才培养手段。历史上富连成社曾演出的大小剧目有400多出,尤以“三小戏”和武戏的严谨整齐形成自家风格。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连台“三国戏”,所排演的《赤壁鏖兵》《取南郡》《梅玉配》《四进士》和《宦海潮》《五彩扇》《胭脂判》《独占花魁》《南界关》《太湖山》《大名府》《雁翎甲》等戏,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成为经典。

富连成社创办之初,明确地将培养人才、传承戏曲作为事业终极目标,勇担“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固本正源地传承下去,将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忠孝节悌廉”的精神弘扬下去。百余年来,富连成社对京剧舞台上的唱念做打等诸般“技”与“艺”的传承、对其蕴含的价值体系和美学精神的坚守,延续至今。

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萍多年来致力于富连成传统精神与文化研究,致力于京剧的教育教学与传承工作,她表示,能获得老字号的称号,首先缘于这门技艺“老”——富连成社至今已近120年,双甲子的历史使其在今天仍历久弥新。其次,这门技艺有自己的“字号”,亦即品牌,富连成社的品牌是“京剧第一科班”。最后,这门技艺之所以能够流传百年,是因为其在绵延的文化精神——“不为个人发财致富、只为祖师爷传道”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心。“正是有这种‘传道’精神,富连成社才能做到既坚守传统本体、延续艺术和文化血脉,又与时俱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艺术传承者。”孙萍认为,只有树立对传统文化精神的高度认同,重塑文化自信,传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才会得以重建,戏曲才能真正做到“传艺、传神、传德”。

双甲子的坚守与传承——记京剧社富连成获北京老字号称号

本报记者 郭海瑾



富连成社

